

执念是幻觉，埋在时光里，
破碎的可以是梦，也可以是生命本身，
只是唯独不会是深情。
纵使曾经薄梦承欢，我依然坚定，
只有爱情的温暖能够挽救我们骨子的执拗和孤单。

薄梦挽凉

— BO MENG WAN LIANG 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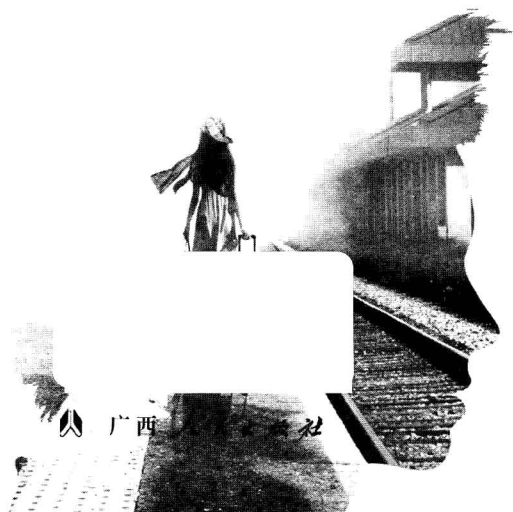
楚瓷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楚瓷 著

薄梦挽凉

· BO MENG WAN LIANG ·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薄梦挽凉 / 楚瓷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13. 2
ISBN 978-7-219-08218-8

I. ①薄… II. ①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96673 号

监 制 白竹林
策划编辑 周月华
责任编辑 周月华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9
字 数 150 千字
版 次 2013 年 2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8218-8/I·1613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这本书

致所有为爱停留为梦奔走的你

致，我们已经老去的爱情。

致，我们永远年轻的爱情。

致，我们远在天涯的梦想。

致，我们从未失去的梦想。

所有曾经告别的，原谅的，放弃的，思念的，不舍的——旧人旧时光。

我们未来再见。

目 录

Contents

001 / 楔 子 薄梦

004 / 第一场 尘劫

056 / 第二场 醒时

113 / 第三场 失城

167 / 第四场 甄别

223 / 第五场 渡寂

276 / 尾 声 梦灭

楔子 薄梦

她从未见过这样深蓝似海的天空，就像从未见过这样空阔丰饶的土地。

不知名的深红色花朵繁丽地盛放着，这样的美——似乎早一点儿晚一点儿都不妥当，而现在正好，不见羸弱又远离衰败。草木的长势也异常葱茏，次第深浅铺展的绿，在熏风的吹拂下呈现优美的倒伏状，向天际遥遥延伸开去。远处有山，神仙领地一般，青黛色的云雾上，浮着几朵水色的云，山峦起伏壮阔宏伟，像是童话书里的喀尔巴阡山或者西高加索山脉，她并不能确定。

没有人，只有风从耳边荒凉地穿过。

寂静里，琴声渐渐清晰起来，像是爱人的耳语一般。她的心也随着琴声柔软起来，如远方绵延的云朵。

她回转身去，看见男子的背影在山野中模糊而有诗意地呈现。黑色的衣角被凉风掀起，猎猎作响。

他坐在深红色的花海里，穿着整洁而考究的白色衬衫，

黑色领结，醒目的红色大提琴在白衣的映衬下有一种别样的幽艳美丽。

琴声如诉，从四面八方灌入她的耳膜。

她心里有质疑，更多的是茫然，然后她开始往男子的方向走，然而不知为何，分明是不远的距离，却无法靠近丝毫，那个身影始终栖息在末日般残艳的天地间，以一种遥远而空洞的姿态，和她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……

突然，弦音由缓慢转向急促，像是一道伤口在天地间被猝不及防地撕裂开来，她无法控制那种莫名的牵绊，竭力向着那个身影奔跑起来。

然而，心里却有个声音在声嘶力竭地喊：不要过去！

不要过去——

不要过去。

……

但是她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，她觉得有什么在撕扯着她的心，让她这样痛苦……但她无法控制自己不向那个身影靠近，哪怕知道那是不祥的，她也只能够茫然奔赴，她甚至不明白自己的挣扎从何而来。

近了……

近了，近了。

她几乎能触到那个男子的呼吸和脉搏了。

在逐渐趋缓的琴声中。他似乎也听见了她的声响，缓缓地抬起头来——

额头，眉骨，眼睛，鼻子，唇，下巴……那些细致的五官最后拼凑出一副她再熟悉不过的容颜。

只是，他并没有看到她。他的眼神穿过她的身体，茫然地看着远方的山水，空洞而寂灭。

琴声不知道什么时候早已停了，琴身上的漆色，像是一片红色的惨烈战场，上面铺满了鲜血淋漓的尸体。她突然听到了心里有什么东西破碎的声音。

.....

是梦，梦醒了。花海不复，琴声不再，人影成幻。

然而，即使破碎疼痛，即使心有不甘，她还是希望，这梦永不醒转，让她凝视他的容颜，听闻他的呼吸，感受他的悲喜，让他的一切都近在咫尺……

这样，也就够了。

第一场 尘劫

只有你能照出我/我很少看见自己/没有你我只看见一
片荒凉的空间/在过去和现在之间/有多少人死去了/我跨过
他们贫穷的尸体/我没有看穿我的镜子的墙壁/我不得不一
个字一个字地学会生活/就像人们一个字一个字地把它忘记

——保尔·艾吕雅《我爱你》

1

纪沿河还清楚地记得遇见迟鸳凉那天的光景。

雨已经连着下了三四天。雨水如镜，铺在路面上向无限远的地方延展开去，间或有一辆车驶过，整个人间的镜

像便破碎了，心也仿佛被溅上了雨点似的，执意潮湿着，很久都不肯干起来。

一场手术结束，纪沿河终于从高度紧张的状态中抽身，休息了片刻，换好衣服出来，向西北角的停车场走去。夜半时分清冷的医院，只有路灯闪着苍白的光幽幽地照着这寂然的雨夜。纪沿河本已是极其疲软困乏，此时一阵雨伴着清冷的风打在身上脸上，顿时清醒了不少。

一个如魅的人影与他擦肩而过，纪沿河回头望过去，只见一个苗条的背影往夜色深处走去。长发被风吹得有些乱，黑色衬衫，洗旧的九分牛仔裤下面一双浅灰色的系带凉鞋，踝骨是如玉般苍白。那身影因为过分单薄，在风里显得有些摇摇欲坠。

这背影像是世外的梦魇，甚至带着几分灵异的气息，让纪沿河一时竟有些恍惚了。他转瞬又自嘲地笑笑——不过是个陌生的背影而已，肯定是因为自己方才太累了才会这般胡思乱想。纪沿河下意识地攥紧了手中的车钥匙，加快了原先散漫的脚步。

从停车场取了车出来，经过医院正门门口的时候他又看到方才那女子——头发被夜晚的风吹得极其散乱，依旧是看不清面容。她抱着臂，站在医院门口遥遥地张望着，应该是在等车。

纪沿河把车停在了她身边，然后打开车窗，“太晚了，现在应该不太好打车。我可以送你一程。”在暗淡的街灯光照下，女孩的脸色呈现出病态的苍白，与那个背影的感觉相似，她的五官也是玲珑单薄的，有一种颓败的衰弱感。眼睛深陷，瞳人却极其明亮——并不见她有什么神情，却自然就生出一种慑人的光彩。

纪沿河突然想起恐怖片里惯用的场景，深夜搭车的陌生少女，诡谲极了，说不定接下来自己就会遇见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情。纪沿河觉得自己这样的想法有些可笑——人家不觉得你居心叵测已经不错了。

“我是这里的医生。”如是想着，纪沿河补充解释了一句。

女孩垂眸，似乎是迟疑了片刻，最终拉开了车门坐进来，轻声道：“谢谢。”

“去哪里？”纪沿河侧过头来问道，却刚好瞥见女孩的侧脸，那曲线说不上有多么好看，却也是玲珑细致的。女孩像是透明般，风一吹便不见了似的。

“我不知道，你帮我随便找个宾馆吧。”女孩终于抬起头来了，语气却是漫不经心的。沿河终于看清了那女孩的神情，寡淡得近乎有些刻薄。眼神虽是清冷的，却依旧掩不住流转的光华。沿河心下竟有五味杂陈的感觉——不知是遗憾还是惋惜。

这样的眼睛，若是笑起来不知道该有多动人。

半个小时后，车停在一家商务宾馆门口。

纪沿河和女孩从车里一起下来，走到大堂办了入住手续。女孩默然地刷卡付了押金，再回头看沿河时，神情依旧冷清，语气亦是疏离的，“今天非常感谢你，打扰了。”说罢又低头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百元大钞递给他，言简意赅地补一句，“车费。”

“不用了，反正顺路，我就住在这幢楼后面的小区，有事需要帮助可以随时找我。”沿河倒不介意，拿出名片放在她拿着钱的右手上，脸上带着些许无奈的笑意。他看着这个谜一般的女子，心里自嘲，他纪沿河何时竟变成这么乐于助人楷模了？

再看那女孩——她只是心不在焉地接过了那张名片，淡淡地看了一眼便随手将钱和名片一起放进上衣口袋里。她仍然是一副不甚领情的表情，那双眼睛里的漠然和骄傲无意中显露无遗。

“谢谢。”她说，语气淡淡的，不带一丝笑意。

纪沿河再没有别的话了，于是也就转身离去。

萍水相逢而已，转瞬就各自消失不见——这样的相遇在这座城市中真的是再平常不过了。

女孩也转身走到了电梯门口，按了上升的按钮，神情专注地等着电梯。沿河刚走了两步却又突然改了主意，大步流星地折了回来，不等她反应过来，便一把拉过女孩的左手臂，然后拿出上衣口袋里的笔在她手心里写下一串电话号码——那串数字看起来飞扬跋扈，在洁净白皙的皮肤

的映衬下略显突兀。

女孩有些错愕，却不挣扎，只是静静地看着，任由他写完，依然抿着唇，低头看着那串数字。她的表情很少，但是大多时候非常专注，像是有着深度的强迫症。

她凝视着手中的数字，大概有半分钟，灵魂似乎去了另一个世界一般。

然后，她突然轻轻笑了起来。

——就在那笑容中，她抬起头看着沿河的眼睛，轻轻地说：“谢谢你，我叫迟鹭凉。”

她的笑容里，终于有了几分真诚的气息。

寂静。那一瞬间时间像是凝固了，温暖沿着笔尖生涩的触感在二人之间幽幽流转。

很多年后，当纪沿河再次想起鹭凉，总会在第一时间想起那个笑，女孩微微低着头，唇角有极美的弧度，眸亮如星，疏离寡淡中带着一丝天真纯净，有一种难以描述的苦涩，但是美得近乎惊心动魄。

于是沿河也笑了，他知道她这样的女孩子，本能地对陌生的人和事抱有抵触心理，而这个笑让他清楚——她是愿意接受他了，更确切地说，不再那么排斥他了。

后来的情节再简单不过，电梯来了，迟鹭凉就转身进了电梯，没有一丝的拖泥带水。纪沿河本来也是懂得自持的人，微微一笑就转身离去。

那个时候，沿河自己都不曾意识到，在遇见她的时候，自己空旷沉寂的世界里，突然就多了一丝莫名的期许。

对生活，对温暖，对那些已经遗失了不知多久的——爱与被爱的期许。

2

迟鹭凉躺在宾馆陌生的床上，茫然地看着天花板。

——很好，这里离家至少还有半个小时的车程，虽不是很远，但也不至于再偶遇自己刻意回避的人和事，落得如今天这般尴尬。鹭凉默默地苦笑，分明是自己日夜牵念的人，却又惧怕被他的幸福对照得太悲戚，所以连逃离都这般狼狈不堪……

正天马行空地想着，手机不安分地响了起来。鹭凉把手机从近乎湿透的衣服口袋里拎出来，看着屏幕上闪烁的名字：宋承欢。

她半天没有动作——既没有接通也没有挂断，只是一脸悻悻然地看着。那边却也很有耐心地一遍遍拨着号码，清脆的铃声响个不停。在空旷的夜里显得分外刺耳。十余分钟后，终于偃旗息鼓般地宣告放弃了。

这个世界也猝然安静了下来。

鹭凉的神经系统似乎也随着铃声的消失而断了。

她突然觉得前所未有的疲惫。

有某一种时刻，是这样的——在人群里容易盲从，暂时忘掉孤独，但是独处时，孤独感便没来由地肆虐。伴随想念、回忆、遗憾等所有软弱又强硬的感情。它们明目张胆地侵袭人心，没有一丝回旋的余地。正如此时，鸳凉看着手机已经暗下来的屏幕，突然感觉到的那种致命的孤独感。

而后，她多少有些不甘心地翻开手机通信录，然后拨通了通信录里的第一个号码。

庆幸的是，电话很快就接通了。

“小鸳凉，想我啦？”电话彼端，一个慵懒的女声，带着三分落拓三分散漫甚至还有三分妖气……那个声音似乎含了人间烟火的所有的成分，通过长长的光缆传到鸳凉的耳边。鸳凉突然就安定了。

“谁想你啊，我无聊而已。”虽然心里是温暖的，语气却是淡淡的。

“哈？不是还在为那什么哲学史的课程报告焦头烂额吗，竟有空无聊了？”那边也不甘示弱，笑着顶回来。

“才写完大纲，给导师发了邮件，先等修改建议。”鸳凉觉得一颗钝重的心轻了一些，脱下凉鞋，赤着脚站在地板上，悠闲地答。她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一般，有些正经地问道：“唯喜，我明天去找你好吗？”

“好啊。我明天约好了要给沈子岸拍组片子，忙完了下午去看你。”

唯喜和鸳凉自从高中时代起便是十分要好的朋友，虽然与鸳凉的内敛沉静看起来大相径庭，但却因为性格深处某些共性而相识相知。唯喜大学里读舞蹈专业，在课余时间做业余模特。上天赋予了她姣好的容颜和苗条的身段，更可贵的是，她的表情像是会说话，眉目流转间便像是卓绝的倾诉。所以她很快就在业界小有名气，也不断有拍片的机会。可她自己却不上心，对什么都无所谓似的，一副自由不羁的态度。

“不，我不在家。”鸳凉打断她，“你能给我带件衣服来吗，我在桃涟路220号的那个商务宾馆。”

“怎么，离家出走？”唯喜也沉静了下来，压低了声音问她。

“也不是。这样，你先安心忙自己的事情。明天我再告诉你。”鸳凉想了一下，最后这样决定道。

“嗯，那行。我挂了。”唯喜也不再多说，又或者是有别的事情要忙，干脆地挂了电话。

鸳凉索性把手机扔在一边，脱下衬衫，开了热水洗澡。

其实事情并不是多么复杂，但是却不知如何表达，即使是面对最交心的朋友，依然有无从倾诉的感觉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每个人的孤独都是渺小的，可是却真实地寄居在个人的灵魂里，强大到不可替代。

打开莲蓬头，鸳凉觉得整个人都像是被埋在了哗啦啦的水声里，世界变得很远，顿时安全了一般——又或许事情从来都没多糟糕，只要她没有那么强的执念……

鹭凉满是倦怠地捋过散乱潮湿的发，那一瞬间瞥见手心里的电话号码，被水冲过，字迹已经变得模糊。她竟然条件反射地有些惊慌——像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一般，游离和迷失感瞬间将身体占据，然而，仅仅只是一瞬间。

呵，只是有相似的情节罢了。

终究，不是他啊。

脑海中闪过自己十几岁时的记忆。少年低着头，前额的刘海被风吹得温柔散乱。她的手心是一阵笔尖轻轻的摩挲，有些痒，心里也像是被拂动般的痒。她按捺着甜蜜的笑意，认真地等他写完。然后少年抬起头佯装生气地斥责她：“都写多少遍了还记不下来，下次再记不住就不管你了，没良心的丫头。”

她就报以没心没肺的笑，无所谓地说一句“我记性不好嘛”，然后下次依旧耍赖让他写。

那又是多久以前的事了，此刻回想起来却遥远得如同前世。

只是他永远不会知道，她如何会不记得他的电话号码？她是在用生命铭记着有关他的一切。只是贪恋那一抹低头凝视他的温柔，便如是欺骗了他一整个青春。

鹭凉知，世事便是如此，明知不能作为捉迷藏，藏到最后只有伤，却也没有第二种更好的选择了。

她不愿再想。那些难以启齿的往事，像是独自绽放在